

包天笑

·代表作·



一缕麻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中国现代文学馆◎编

华夏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包天笑代表作

一缕麻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范伯群 编选

華夏出版社

200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包天笑代表作/中国现代文学馆编.

-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 重印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ISBN 978 - 7 - 5080 - 1657 - 3

I. 包… II. 中…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长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8826 号

华夏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18.75 印张 318 千字 3 插页

2008 年 10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定价:29.00 元

(凡本版图书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编委会名单

- 主 编** 陈建功（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
舒 乙（中国现代文学馆前馆长）
- 副 主 编** 李荣胜（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
周 明（中国散文学会常务副会长）
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馆前副馆长）
王智钧（华夏出版社前社长）
高文柱（华夏出版社社长 总编辑）
赵玉芝（华夏出版社副社长）
- 执行编委** 于润琦（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倪友葵（华夏出版社文学艺术事业部主任）
- 编 委** 王 信（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王富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严家炎（北京大学教授）
刘慧英（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李 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钱理群（北京大学教授）
樊 骏（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赖大仁（江西师范大学教授）
高 力（西南交通大学教授）
黄开发（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高立宪（华夏出版社社长助理）
唐永平（华夏出版社编辑）
韩 平（华夏出版社编辑）
许 婷（华夏出版社编辑）

总 序

中国现代文学,一般指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至1949年新中国建立这一阶段的文学,其间跨度有30年左右。30年在一个国家文学发展的历史上不过忽然而已,然而这30年的文学史却是不可忽视的。在惊天动地的时代巨变、中西文明的碰撞与交融、寻觅人生的辛苦遭逢中,不仅产生了许多伟大的作家和传世之作,而且其文学主潮,从那时起,就为今天的中国文学积攒着激情和趋向,成为了今天中国文学的前奏。最早,五四新文学运动成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声。这一时期的文学,不仅以白话文的倡导推进了文学向人民群众和现实生活的回归,而且在作品内容上,也和旧民主主义文学风貌迥异,即高举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旗。其中尤以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的创作影响巨大,一批优秀作家以其丰厚的创作实绩,推动了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流派的形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做了伟大的奠基与开创。随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为口号提出并形成运动,特别是随着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越来越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许多作家直接间接地受到革命思想的洗礼,开始自觉地把文学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武器。“左联”以外的进步作家,亦因其坚持人民的立场和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同样成就斐然,融会成进步的文学洪流,推动中国现代文学进入成熟阶段,使那时的文学呈现出繁荣、复杂、丰沛的格局。“七七”事变以后,家国危殆的局面更加激发了作家感时忧国的情怀。随着解放区的创立和发展,解放区文艺运动也蓬勃高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制定了革命文艺运动的路线和政策,深刻回答了“五四”以来革命文学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的结果,使解放区文学艺术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一片崭新的气象。与此同时,“国统区”的文学,虽然环境和条件均和解放区不同,但进步文艺界在鞭挞黑暗呼唤光明方面同样高潮迭起,奔涌着走向新中国,走向人民文艺的伟大会师。

每一个选家的心中,都有一部自己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见仁见智,可以阐释、讨论、争论,甚至势不两立。其实,或许正因为选家选出、见解纷纭,才给读者一个判断、选择、最终形成自己独立见解的机会。因此我以为,绝不可自诩本丛书如何高超于别人之上。不过,由于中国现代文学馆自身的一些优势以及本书编选过程的一些特色,我以为,这次我们编选的“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还是有以下优长:

其一,编选者具有相当的权威性。本丛书由中国现代文学馆直接出面,组织全国最权威的研究专家参与编选,这样就保证了本丛书的学术质量。

其二,规模最宏大。本丛书在品种数量上是目前为止最为宏大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书系。这次所选的108位作者,都是经过专家学者一再筛选分析然后才确定下来的,除了我们过去一直注重的主流作家之外,还兼顾了很多过去曾经被忽视却成就较高、自成特色的非主流作家的作品。我们认为,这有利于广大读者更客观、更全面地了解中国现代文学。

其三,版本最原始。本丛书所选作品,基本上都以该作品初版版本为依据。众所周知,有不少知名作家在政治运动的风浪中曾对自己的代表作进行了违心的修改。恢复这些代表作的原貌,是对文学史原始资料的保存,将为研究作家的思想和创作道路,提供有力的帮助。

其四,编校较严谨。本丛书此次出版,不论是在装帧形式上,还是在文字编校上,都本着一丝不苟的原则,从严把关,以保证送到读者手中的图书是合格的、值得珍藏的图书。

相信这套“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不会使读者失望。
是为序。



2008.1.19

包天笑小传

包天笑(1876—1973),生于苏州城内西花桥巷。原名清柱,又名公毅,字朗孙,号包山。笔名有天笑、天笑生、微妙、迦叶、钏影楼主等。

包天笑,十四岁开始参加“小考”,十九岁即入学,成为秀才。后由于家庭生活变故致艰难困窘等多种因素,中断了走“科举之路”。他开始追赶新潮,热衷新学,随之学习日语、法语、英语。

1900年,包天笑与七位志同道合的朋友组织了“励学会”,办起了东来书庄,自任经理。1901年初,在上海《苏报》临时代理“诗钟社”编辑。用木刻方法出版《励学译稿》杂志,销量约七八百份。与杨紫麟合译《迦因小传》,始用笔名“天笑”,在《励学译编》第1册到第12册连载。该书是继林纾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后,最为风行一时的小说。这年10月,他与人创办《苏州白话报》(旬刊),包天笑在该报发表译作《对清策》署名“天笑生”,《论女学》署名“钏影楼”。1902年,受人委托,在沪筹备金粟斋译书处,出版严复翻译的《穆勒名学》、《原富》。与《中外日报》交往,主持刊印禁书《仁学》,译有《铁世界》等书。随后,包天笑先后进过启秀编译局、广智书局、珠树圆译处。1904年,经人推荐,转道上海、青岛,赴山东青州府学堂任监督。

1906年,包天笑离开山东青州府中学堂,应邀进了上海《时报》馆,任外埠新闻编辑,撰写时评,并同时兼任《小说林》杂志编辑。同时,包天笑还在上海女子蚕业学校、城东女子学校、民主女中等处兼课或任教。1908年,被选为江苏教育会干事。1909年,加入南社,10月,《小说时报》创刊,与陈景韩轮流主编。1910年,译著《馨儿就学记》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曾受教育部奖励。1911年,《妇女时报》创刊,任主编,与徐卓朵合作家庭小说从第一期开始连载。1912年,应张远济邀请,在商务印书馆编辑所兼职,主编国文教材和课外读物《新社会》,又编有《中华民国大事记》,由有正书局出版。1913年,应日本新闻界邀请,赴日参观访问,在《时报》上撰文介绍日本之行,并于归国后,撰写《考察日本新闻述略》一书。

1915年8月,包天笑主编的《小说大观》创刊,由文明书局发行。小说杂志而有大型季刊,以《小说大观》为首创。1917年1月,《小说画报》创刊,包天笑任主

编,开始连载长篇小说《风云变幻记》,该刊专发白话小说,图文并茂。包天笑曾入青社,1922年9月,任青社社刊《长青》周刊编辑主任。1920年4月,续写婆娑生未完的长篇小说《人间地狱》,刊于《申报·自由谈》。1924年,受聘为上海明星电影公司编剧,先后创作或改编的电影剧本有《可怜的闺女》、《空谷兰》、《多情的女伶》、《好男儿》、《富人之女》、《良心复活》等。20年代的两部长篇小说《上海春秋》、《留芳记》是包天笑长篇代表作,《上海春秋》受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影响,随手掇拾,披露上海十里洋场的千疮百痍的内幕,于1925年由大东书局出版。《留芳记》受曾朴《孽海花》启发,以一位与“政治军事无关的人”即梅兰芳,担任贯穿人物,写民国开国历史演义,于192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1935年9月,《立报》创刊,任附刊《花果山》主编。1936年10月,与鲁迅、郭沫若、沈雁冰等共同署名发表《文艺界同仁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七·七”事变后,滞留上海,为《申报》、《南京晚报》、《小说月报》、《万象》、《大上海》、《风雨谈》等报刊杂志撰稿,以维持生活。在《春秋》、《万象》、《杂志》上先后发表《作家书简》、《我与新闻界》、《我与杂志界》、《六十年来妆服志》、《六十年来饮食志》,总结回眸大半生的沧桑流云。

1946年至1948年,在《茶话》上发表《钏影楼笔记》、《钏影楼日记》、《钏影楼日记别稿》等文总结著述。1947年,由上海赴台湾。1949年,由台湾赴香港定居,并于该年5月开始撰写《钏影楼回忆录》分载香港《大华》半月刊,并于1971年该书结集由香港大华出版社出版。1960年7月,在香港《文汇报》发表《我与鸳鸯蝴蝶派》,否认自己是该派作家。1973年9月《钏影楼回忆录续篇》由香港大华出版社出版。同年,98岁的包天笑病逝于香港法国医院。他撰写的《衣食住行的百年变迁》于逝世后出版。

目 录

包天笑小传	1
在夹层里	1
沧州道中	4
烟篷	7
金粉世家	16
同名	41
武装的姨太太	49
一缕麻	52
爱神之模型	56
挂碍	60
富家之车	66
慈善机关的广告	70
过后光阴	73
绕个圈子	76
误绑	81
黑幕	88
无毒	93
倡门之病	100
云霞出海记	105

留芳记(长篇〈未完〉)	112
甲子絮谭	186
包天笑主要著译书目	293

在夹层里

龙示吉医生是个留学德国归来的医学博士。他回国以后,便在上海开业。他不似那种西装式的说嘴郎中,也不是那一种过一条桥要加两元一千的那些旧式时髦医生。他也不在各报上登巨大的广告,也不把药房里的新式化妆品送给各公馆里的小姐和姨太太,因此开业以后他的业务不十分发达。可是他藉此得着余闲,可以研究学问,可以在医学上多得些新知识,可以摒绝那些营业上的无谓的应酬。他家中还殷实,可以不靠他业务上所得支持日用,所以他很有救济贫民的心,因此向他就诊的,贫民一方面比较多。

有一天,有个衣衫褴褛和乞丐差不多的人,到龙示吉医生寓所来。门口的挂号人问他做什么?伊说要请龙先生看病。挂号人道:“门诊是一块钱。”那人道:“我没有钱。”挂号人道:“没有钱怎么能教医生诊病?但是我们的医生却与众不同,他吩咐倘然出不起钱的人,一样也和他诊病。你就出了一角挂号钱罢。”那人道:“可怜我就是一角钱挂号费也拿不出。”挂号人道:“这就完了,不要挂号费咧,你诊了病须要吃药,还要药费咧。我们医生就肯替你白看病,只怕上海的药房里不肯白给药与你罢。”那人道:“如此真没有法子的了。”叹了口气,将出门而去。挂号人忽然喊道:“且慢,且慢!你坐一坐,因为我们医生吩咐,无论什么人走上了门,不论有钱无钱,都不教回绝他。现在医生在那里诊病,你挨着第三个。你且等一等,有钱没钱的事,你自己和医生说一声就得了。”

那人道:“还不是我自己要来诊病,因为我的女人病了,想请这里的医生去诊一诊。”挂号人把他的铜边眼镜摘下来道:“你倒说得好太平话儿,既是女人有病,怎么不陪同你那女人到这里来?可知上海的老规矩,医生出诊总是六元二角。你既出不起钱,把她陪到这里来就是了。”那人道:“实不相瞒,我那女人病重得不能来了。”挂号人道:“把她抬得来就是了。”那人道:“请人抬来也得要出钱,我此刻实在一个大钱没有。”挂号人摇着头道:“我们这里本来原是贫病不计,但是送诊的都是门诊,出诊的送诊,我却不敢做主,待问问医生再说。”

挂号人便进去把这些话告诉了龙医生。医生道:“唤他进来问问。”那人跑进来便向医生磕了个头。医生还礼不迭。那人道:“我姓朱,名小二。往常卖卖花生米

度日。我有个老婆是产后血崩，病在垂危，但是没有钱请医生，又没有人可以帮着抬得来。有位邻居的徐先生，他告诉我说，你先生很慈善，很肯做好事，所以没有办法了，只得来叩求先生。倘蒙去诊一诊，无论是死是活，一辈子忘不了你先生大恩。”龙示吉医生道：“既然如此，我就到你府上去诊视便了。诊金我不计较，有就拿几个，没有就罢了。你的住址请你写在这里，停刻儿我有寻处。”朱小二道：“先生，我不会写字。我说了你写罢。我住在垃圾码头臭粉弄撒尿弄堂第一百二十三号。”龙医生皱着眉头，把地址摘了来说：“你住在楼上呢，还是住在楼下？”朱小二道：“我的房屋不在楼上，也不在楼下。”龙医生搁着笔道：“这可奇了，不住在楼上，必住在楼下，难道会是悬空在中间吗？”朱小二道：“不瞒先生说，我住在楼上与楼下的中间。”

龙医生听了真莫名其妙，便道：“楼上便是楼上，楼下便是楼下，怎么说是楼上与楼下的中间？”朱小二道：“横竖停刻儿先生来了，就可明白。我住在楼底下的一个阁楼上，就在楼上楼下的中间一个夹层里。”龙医生听了还不明白，可是因此引起他的好奇心来，想停刻儿倒要瞧瞧，这个房子的夹层里如何住法，也可以增长识见。便吩咐朱小二道：“你先去，我随后就来。”

龙医生看了好几个门诊，他坐了自己的汽车，便到垃圾码头臭粉弄来，这个撒尿弄堂，虽然另外设有小便所，可是大家不便在小便所，都便在外面。一进弄堂，那股刺鼻棘脑的臭气，把个龙医生几乎要呕出来。这时在炎夏的天气，刚下了一阵霉雨。龙医生穿的是雪白的洋服，提起了裤管慢慢儿行。可怜他一双白帆布鞋子，已经染了满天星的黑点。好容易寻到一百二十三号，推门进去把个龙医生吓了一跳。原来一个低而浅的客堂，满坐着许多赤膊的人。屋子既小，人又太挤，望进去宛如一座肉山。

龙医生先定了一定神，仔细一瞧，原来许多人都在那里吃饭。这时他所立的地点，是在一个庭心中，但是仅仅只容他一个身子。他的脚边，左首就是一个破碎的鸡罩，那鸡罩已经开了许多门窗，便有一群小鸡来啄医生的脚；右首是几个脚盆和两盆兰花，一只纸灰缸和两个绍兴酒坛。上面横七竖八，都是晒的衣服，小孩子的尿布，妇人的短裤，还在滴它没有干的余滴。龙医生的巴拿马草帽上，已经滴上一点似黄非黄的水。

龙医生急喊道：“朱小二在哪里啊？”在客堂中吃饭的人便喊：“朱小二，有朋友看你。”朱小二急忙在扶梯上跑下来，见了医生连忙招呼，便说：“啊呀，这地方太脏了，坐也没坐处，怎么是好。”医生道：“不用坐，请快告诉我病人在哪里？”朱小二道：“病人在阁楼上，在夹层里。不要紧，好了些。先生在楼下坐一坐罢。”朱小二说

着向楼下客堂内寻觅椅子,但是都坐满了赤膊的人,哪里有空椅子。朱小二的意思,似乎要请他们让一个位子,可是谁也不理他。

医生道:“我不用坐,你引我到病人那里去罢。”朱小二便引医生上楼,走到半扶梯,便停住了。他说,我的屋子就在这儿。医生很惊愕的瞧着,只见在黑暗中,左首扶梯栏杆那边,开了约有三尺多高一扇小门。这小门里面,隐约点了一盏煤油灯。蠕蠕然好像有个人睡在里面。医生从光亮的地方走到那边,却有些瞧不清楚。朱小二指点道:“病人就睡在这里。”医生道:“这个地方,我们站在半扶梯,怎能诊病呢?”医生想了一想,除非把病人移到楼下,才可诊病,但是这已经是办不到的事了。第一,楼下正在吃饭喧闹,也没有这个隙地;第二,那病人从这个小门里出来,踏上扶梯也觉困难。正想时,只见蠕蠕然动的还有两个小孩子。一大一小,在那病母的身边。朱小二早由小门里抽出一只小椅子,摆在半扶梯,说:“先生对不住,坐坐罢。”又唤阿大娘,先生来诊你病了,睡得出一点儿。龙医生想在这半扶梯,怎可以坐。他掩着鼻子,诊脉听心脏量寒热,知道这病还不十分要紧,因为刚才血崩过多,遂致急晕,把朱小二吓慌了。龙医生实在受不住。说:“我已知道了,回去开方子罢。想你没有钱买药,索性我那里送给你就是咯。你停刻儿到我医室里来取便了。”朱小二千恩万谢。医生临走的时候,把他这个屋子细细端详了一回。原来这屋子本来是一楼一底,大概这二房东租的人家太多了,就想出一个法子来,在楼下搭了一个阁楼,租与人家。医生想,怪道呢,我进来的时候,就觉得他那客堂间浅而且低,却是被他们隔去了一层,因此这两层的屋子多了一个夹层,却变成了三层楼了。可是这高不过三尺多的夹层楼,只好蛇行而入,怎么可以住得人呢?

龙先生出了朱小二的门,在汽车上想:小时节读书,书理不明,解释错了,先生常说,你弄到夹层里去了。不想上海地方的房子,真有一个夹层里。他很稀奇的告诉他朋友天笑。天笑说:“上海房子本来是有夹层的,就是地板和天花板之间。后来工部局为防鼠疫起见,把所有人家的天花板拆除了,教鼠子没有容身之地。现在你所瞧见夹层楼,是人住的,不是鼠子住的,当然没有鼠疾发生,无庸拆除。可惜穷人的身体,还是和那些富人一般大小,要是穷人身体小的和鼠子一般大小,这个一楼一底的房子,可做好几个夹层咧。”

(原载 1922 年 9 月 10 日《星期》第 28 期)

沧 州 道 中

有一年在初冬时候,乘着津浦路火车,傍晚时到了沧州。火车上汽笛啾的一声,惊起了成群的寒鸦盘旋天空,好似觅不到一个枝栖。黄金色的杨柳摇曳在夕照之中,却比南方凋零得迟。火车里的客人经此长途旅行,不免都有疲倦之色;也有的正在睡乡,却被一阵子车站上人声喧杂和那小儿的聒噪,从睡梦中惊回来,揉着眼睛向那朦胧中的车窗里望出去,知道是到了沧州车站了。

一方面是个车站,木栅的外面站着许多卖梨的,卖鸭子的,卖烧饼的,以及许多老头子、小孩子的灾民,各携着一只篮,在木栅的上面伸了出来。几个车站上的巡警,手中执着藤条往来梭巡,对于老年人作种种的示威运动,那藤条却还不敢向他身上抽;要是小孩子从这折断的木栅中跻身而进,被那巡警老爷见了,便要痛打一顿。

车窗那边的一方面却横了七八条轨道。离月台稍远处,一带短树,竖了几根木柱,把铁丝牵萝扳藤的围起来,也成了个短栅,可是已经开了好大的几个缺口了。许多灾民便从这缺口中进来,但是那边也派了两个巡警在那里梭巡,使这些灾民不许近火车。可是那轨道上,已经横七竖八有许多衣衫褴褛白发飘萧的老妇,和那赤脚蓬头遍体污泥的小儿。头等车中有许多洋大人、洋太太,都凭着车窗展览风景。淡黄的头发披拂于风前,雪白的手巾按着那个高鼻子,似乎怕闻着支那人臭气。也不知道他们出于慈善心呢,还是玩弄心呢,还是好奇心?忽然丢出几个铜圆来,引得一班蓬头赤脚的小孩子拼命的去争,也有踏痛了手的,也有跌破了头的,哭哭啼啼。旁边几个老灾民也禁止不住他们的抢夺,而且就丢在他近侧的铜圆也拾了两枚,塞在破裂的衣袋里。

见了小灾民抢钱打架的洋大人、洋太太们,都拍手欢笑。好像欧美人出钱,教中国人争夺的喜剧,都不过尔尔。然而没有抢着钱,在沙泥里爬着一阵子的小孩子,还是垂着眼泪,拖着鼻涕,伸着乌黑的小手嚷着尖峭的喉咙,高喊洋大人、洋太太们,舍一个铜子,舍一个铜子。洋大人、洋太太们却只是微笑不语。这时又惊动了头等车中另一中国人,紫膛色的脸儿,在鼻孔和嘴唇中间留着一抹胡子,披着一件灰鼠袍子,手中拈着半段雪茄,似乎想给外国人搭话。刚说得两句 Yes,只听里

面娇滴滴的声音，操着吴语说道：“僚进来噻。”那位中国先生便进去，同了一位二十左右的美妇人，凭着车窗眺望，便把从上海带来的鸚鵡牌饼干和她不大喜欢吃的陈皮梅与南华李，丢与许多小孩子。这时又一阵子乱抢，可怜那种最高贵最奢华的赈粮，沧州的小灾民生平从未尝过的东西，在灰里泥里掏出来，还怕别个小孩子来抢，便向口中乱塞，塞得气噎泪流。又引动洋人夫妇和中国大人夫妇呵呵一笑。他们火车中的华洋赈济会，总算告了一个小结束。

这时火车停了有二十分钟，却还没有开，说是等天津来的急行车。可是火车中的华洋赈济会已经告终了。一班小孩子们见头等车里的华洋太太们，也不凭窗展玩风景了。恰巧警察老爷们知道这个时候，可以行使职权，小灾民便也一哄而散。却留几个老灾民还是徘徊不去，只要车窗探出个头来，他那可怜的颜色，便故意的呈现到人家的视线上去。

而且这个当儿，有一股香味从头等车后面的大餐车厨房里透出，散扬到各处。这股香味，在火车里不论头、二、三等的客人，都能辨得出，这是洋葱和牛肉同煎才发出这种味儿。那灾民一样的有食欲，而且在饥饿中更觉得这香味直透鼻端，可是仅仅这香味终不能果腹。不但不能，反使胃里的虫蠕蠕欲动，馋涎只在舌本上似春泉汨汨而流。

非但人类中的灾民具有食欲，即兽类中亦具有食欲。那时有三四头黄色、白色的狗，跳跃在轨道的中间，时时摇着尾巴，张着眼睛，向车窗中而眈眈视，想见它的灵捷的嗅觉，已经嗅得这洋葱和牛肉的香味了。平常乡中的狗，每见有奇形怪状的外国人到它村里，便吠之不已；此刻车窗中虽有外国人的脸庞时时出没隐现，它也司空见惯，或者交通路上的狗，它也知道些外交政策、国际道义吗？

那时大餐车厨房里的大司务，和那班中国人操外国语呼他为仆欧的侍者，随意的无意识的在车窗中丢出些吃剩的肉骨和面包上的边皮，却不想因此便引起黄白之争。黄狗的地位站得好，恰有半块明治猪排丢在黄狗距离三尺地；白狗却离此有一丈多远，连忙窜过来，却已被黄狗以势力范围所在，得有优先占有权，竟毫不客气的独吞了。白狗大怒，咆哮起来，一场争闹，却被守中立的一只花狗，拖了半只由德州吃剩一把瘦骨的熏鸡去。这也算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了。

可怜啊，还有一个想做渔翁的人类，却是一个没有脚的残疾乞丐。他的年纪也瞧不出，大概在这个地狱世界已经有三四十年罢。他用手帮着臀，用臀帮着手，在地面上移动。他身上的衣服分不出孰是衫，孰是裤，破裂的地方还用那种厚皮的纸包着。他慢慢的从短缺口处将身体挪至轨道，又慢慢地移至与车窗相近。他正仰望着车窗中丢出的肉类和面包屑，他还羡慕着黄狗、白狗、花狗等有这跳跃的脚；他

并且艳羨黄狗、白狗、花狗等在这天气渐寒的时候，已穿了各色的皮裘。他怨望天老爷怎么不让他变做一只四足灵便的狗。他盼望了半晌，只望在车窗中丢出一块面包，恰巧的落在他身边。

然而火车中洋太太正和她洋大人说笑。中国大人们又陪着他太太、姨太太们进晚餐。就是三等车里的客人，也在那里剥几个鸡子点点饥。大司务和仆欧穿着雪白的制服，也正忙得手足无措。谁也没有留神他，谁也没有瞧见他。偶然餐车中厨房里丢出些残骨碎面，离他五尺以外，他就没有法想。只好眼睁睁地瞧那三色种狗互相争夺，互相瓜分。他苦守了半晌，还是得不着一些儿，只空咽了许多馋唾。

俄而隐隐听得如雷声一般，知道前面的火车来了。巡警不愿这轨道上还留着人，疾忙把那个无脚的可怜人驱逐出了轨道。便是这位无脚的可怜人，他还不愿学那螳螂的以臂挡车。他还宝贵他除脚以外的身体和性命，他急忙的也退避到轨道以外去。一刹那间，从天津开来的急行车已到眼前。那头等车里有许多大人、先生、太太、小姐玉笑珠香，酒痕花气，把个荒寒的原野遮去了。我们的车也蠕蠕的动了。许多小灾民还呐着一声喊，再要寻那无脚的人，早已不知所之了。

（原载 1922 年 5 月 7 日《星期》第 10 期）

烟 篷

年已六十余岁的左先生，两鬓如雪，据他说有二十年不入花丛了。听说上海北里中的情景，时时在变迁。当然，社会在变迁，所有一切的行业也都在变迁。上海的妓院也是各种营业之一，自然也跟着时代转移。左先生很想去看看现在上海堂子中的情形，变迁得怎么样了。

恰巧有几位年纪轻的朋友，正要吃花酒请客。便邀他道：

“左老伯！我们明天要请一个客人，在堂子里吃花酒，您高兴来吧？您不是说要看看堂子里的变迁情形吗？”

“一个落伍者，你们不讨厌吗？”左先生说。

“左老伯说哪里话来？因为您虽老而兴趣不衰，我们当唤您为‘老少年’。明天晚上在湘娥那里，请七点钟来吃夜饭。他们打牌的另外一班人，我们不打牌，谈谈说说好了。”

左先生听得“湘娥”两字，似乎很熟。然而上海堂子里的名字，总是陈陈相因，了不足怪。有的是世袭的，譬如一个叫湘娥的嫁人了，第二个接上去，也叫湘娥。有的是分支的，譬如两个做手，合包一个信人叫湘娥的，湘娥的名字红了，于是她们拆伙以后另行组织，也都取名湘娥了。

“好！”左先生说，“我明天准来。”

到了明天晚上，左先生到湘娥家来了。但看看并没有什么变迁，衣饰当然是变迁了，但妓院中人与非妓院中人，初无二致。房屋是因为湘娥乃是一家高等妓院，与从前妓院房屋有些不同了，但这种也是普通小洋房，在上海已是数见不鲜的了。此外一切堂子中规矩还是如此。就是一切费用继长增高，有点可骇，这就算变迁了吗？即以左先生二十年前停止入花丛的时候比较起来，那时吃一次花酒，所费不过百圆。此刻倘然吃一次花酒，而主人犒赏五百圆者，妓家要呼亏本。稍有手面的，吃一次酒总在千元以外了。

湘娥家自己备菜，肴饌颇佳。餐毕，打牌者重复入局，主人家则引左先生至亭子间，中有一烟榻。复引一粲者至，说道：

“左老伯！请靠靠！高兴可以香一口。阿金！你陪着左老太爷谈谈讲讲。左